

畫驚忘老之將至，所謂橘中之樂，不減商山，商山之樂，豈有加我皓隱哉？余曰：老人欺人歟？皓隱之義，我知之，在竹不在橘也。鄭延長史有大竹凌雲，可三尺圍，伐剖之，見內有二仙翁相對，云平生深根勁節，惜爲主人所伐，言畢乘雲而去。黃庭堅曰：此與昔人橘園叟之事無異矣。老人乃可竹之人，竹乃可老人者，而以皓隱爲扁，不在橘在竹者，決矣。穎子進曰：主客言皆隘矣。夫碁者，聖人之所以教子也，四皓之後，能者不世出矣。典午謝安石賭薔薇之野，天水王安石賭梅花之詩，一時美談也。林徵君之二不能蘇長公之三，不如人碁居其一焉。碁之難也如此矣。况隱于碁者乎？而隱云隱云，巴橘云乎哉？廊竹云乎哉？商於六百里之青云乎哉？自吾視之，支竺倭三國，一碁隱也。我大日本國有凝露臺，臺上有手譚池，池上有玉碁子，冬則暖，夏則冷，嘗有王子，以玉碁子，玉碁局奉太唐天子，天子令待詔與王子對碁，是我國實碁之靈區，而碁亦我國之異產也。彼月氏國十八尊者，以五天爲一面碁盤，真諦爲白，俗諦爲黑，十八界內，奪角爭先，未證果者，不知斧柯爛焉，已登地者，以桃花五北斗七待之焉耳。雖然，吾言猶隘矣。五十步而笑百步也，天之圓者，吾碁子也，耶，地之方者，吾碁局也，耶，大千沙界，吾碁隱也，耶，森羅萬象，吾碁隱具也，耶，五千四八風花雪月，吾一卷碁經也，耶，西乾四七東震二三，不知黑白未分，先有高一著，濟下三要印子，洞上五位圈兒，難爲彷彿焉。後浮山錄公對今韓愈，搗鼓上堂，十九路頭，擒縱殺活，橫說豎說，無餘蘊矣。九原可作，吾從錄公聞皓隱之說矣。於是乎余避席謝穎子曰：余之於碁，林君蘇公之流亞也。束閣卷懷可也，請記子言以爲說。

〔杜陽雜編〕

下○唐宣宗

日本國王子來朝，獻寶器音樂，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。王子善圍棋，上勅

顧師言待詔爲對手，王子出楸玉局，冷暖玉碁子云：本國之東三萬里，有集真島，島上有凝露臺，臺上有手談池，池中出玉碁子，不由製度，自然黑白分焉。冬溫夏冷，故謂之冷暖玉，又產如楸玉，狀類楸木，琢之爲棋局，光潔可鑑，及師言與之敵手，至三十有三勝負未決，師言懼辱君命，而汗手凝思，方敢落指，則謂之鎮神頭，乃是解兩征勢也。王子瞪目縮臂，已伏不勝，廻語鴻臚曰：待詔第幾手耶？鴻臚詭對